

柯以敏将推纪念单曲

1993年,以一曲《太傻》立足华语歌坛,凭借令人惊艳的实力嗓音和纯熟的技巧,成为公认的“亚洲美声天后”的柯以敏,近日透露将推出自己的纪念单曲《三十年》,并称多年来没有签约,只因娱乐圈“人心难测”。



星事

“新娘”王雅捷： 观众不会因为我结婚 而不喜欢我

10月的荧屏,一部《我们队伍向太阳》正在各大卫视照耀的火热。剧中,王雅捷扮演的方圆是个娴静、温婉又不失女领导端庄和干练的女军人形象,连一直被王雅捷尊为“恩师”的赵本山看了都忍不住夸赞:“没想到雅捷还能演军人呀!”以演员身份为观众熟悉的地道的安徽姑娘王雅捷,现如今似乎又多了两个称呼:歌手、“新娘”。本月底就要发行首张专辑,下月则要同爱人于洋登记结婚的王雅捷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

演员是个幸福的职业

曾凭借《马大帅》中“玉芬”一角而知名度大增。当年被赵本山选中在《马大帅》中挑大梁出演女一号玉芬时,王雅捷还是个刚刚从上戏毕业的懵懂姑娘,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无心插柳的作品,让王雅捷成了家喻户晓的“玉芬”,也正是由于《马大帅》这部剧让王雅捷从一个甫出校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开始懂得怎样演戏的演员。王雅捷最赞同的一句话

就是“戏是靠磨出来的”。王雅捷坦言,演员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职业,可以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她已经体会过几十个不同的人生,但是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特别想突破一下自我,演一个坏女人,“最好是坏得有性格、坏得很妖娆的。”

当记者问及她的家乡合肥市明年将承办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时,王雅捷为家乡能够承办这样国家级大型活动感到十分高兴,她为自己家乡这些年来的飞速发展而自豪。

出专辑是一次圆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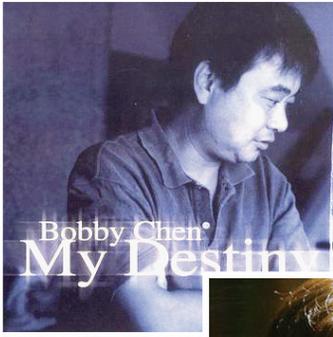
出身音乐世家的王雅捷(其父王和泉是《再见了,大别山》的词作者),从小就很有歌唱天赋,用她的话来说:“我是在我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着我爸的作品长大的。”这次的专辑里收录了十首风格迥异的歌曲,本月底也将正式发行。当被问到新专辑里她最喜欢哪首歌曲时,王雅捷脱口而出《爱情的味道》。谈起新专辑里的其他歌曲时王雅捷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的音域比较宽,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都还可以。唱片中一首《百灵鸟》他们说唱的我唱的有蔡琴的感觉,我听了还挺高兴的。”

闪婚是源于一场病

当王雅捷的事业风生水起时,她并没有像很多女演员一样让自己成为一个谜。这次她选择的是爱情。王雅捷的未婚夫是近年来活跃于荧屏的知名演员于洋,他是《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也是《闯关东2》中的周和光。他和她五年前因为拍摄电视剧《西圣地》而结缘。

虽早已知道王雅捷和于洋的恋情,但听到她要“闪婚”的消息时,记者还是大吃一

惊。“要闪婚其实是源于一场病。”因为这些年转战各个剧组,毫无规律的生活让她任劳任怨的身体拉响了警报。“前段时间莫名其妙地高烧,却又检查不出任何原因,最后还是吃中药调养好的。这几年太忙了,那次生病让我有时间思考人生。”她的思考结果是——要结婚。“原来我就想趁着年轻多打拼几年,生病的时候就想到应该尽早结婚成家,和心爱的人一起幸福相守。” 记者 吴笑文



老男人的魅力正当时

加天才冠冕。比如 Jim Morrison、Jimi Hendrix、Kurt Cobain……早逝的人因生命的急速燃烧,似乎契合了人们对摇滚关于理想、青春、热血、年轻的想象与期待。尽管在一个后现代艳俗泛滥和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娱乐至死”成为第一要义,死已不足为奇,一切被恶搞化、娱乐化和庸俗化。你要还在严肃、认真地谈理想、谈改变、谈社会责任感,定有被讥之为装逼的危险。

1958年出生于彰化的老男人陈升在歌坛也算是混了二十多年的大叔了,近两年在大陆虽有走火之象,尽管《把悲伤留给自己》、《北京一夜》传唱一时,陈升依然是不温不火,继续在小众独立音乐圈中谈笑风生。自1988年之后,陈升几乎以每年一张专辑的速度向世人证明了他不竭的创作力。有趣的是,在谈到台湾另一个老男人

罗大佑时,陈升说:“我曾经说过我写的东西是外面的世界,流浪狗流浪汉,在地上爬的人,罗大佑写的是在屋子里吹冷气的人,那些达官贵人的心酸和无奈。”

与罗大佑式的精英主义自诩和心酸不同,陈升更接近于平民。一直以来,陈升都被誉为用音乐写诗的男人。这种男人自由、快意、洒脱、注重自我与情感表达,不偏不执,坚持自我的风格而不为外物所动。

《PS,是的,我在台北。》,双CD,十六首歌,时而奔放酣畅,时而抑郁深情;“击鼓骂曹”式的快意调侃有之,嬉笑怒骂式的轻松戏谑亦有之,一改往日的升式情歌的含情脉脉。风格的多变杂糅令人惊叹,能融如此多的风格于一炉而不显突兀和怪异亦不多见。由此说升哥的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大概不为过吧。

与以往深情款款的升式情歌不同,这张专辑简单、直接,以朴实的手法记录着一座叫台北的城市。“他们一直都在污染这个城市,我做这张唱片是为给城市做一个标记,”陈升说。一个有故事的老男人以音乐的形式保存了一个城市近三十年的记忆,鲜活而温情。

小喇叭以低低的声音拉开故事的序幕,低沉而悠扬。一切开始变得生动鲜活起来,市井气息扑面而来,伴随着它的喧嚣与纷扰。“忠孝东路走一回,有没有让你想起谁”。在台北生活了三十年的陈升将视角投在那些市井中芸芸众生身上,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忧愁悲喜都在一首首歌中被记录、被抒写。《巴西万岁》、《自以为……是忧郁症》、《自以为……没大头症》、《食蚁兽》,社会百态、世间万象都一一在陈升的歌声中得到熔炼、蒸腾,热烈而激快。陈升以冷眼看穿城市人的现代病:自私、冷漠、自大、虚伪……作为一个对社会现象发声的音乐人,陈升的眼角独特,言辞犀利,观点毒辣,但他并不以高高在上的痛斥、控诉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意见,嘲讽中透露出一种关注的温情,畅所欲言中完成一个音乐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在黄白色的专辑封面上,街上车来人往,城市喧嚣纷扰依旧。一个男人驻足街头,面带微笑,温暖而安静。简单、朴实的记录和感动,一座城市的沉重与伤痛、悲情与欢乐,温暖与忧喜,一日延续着一日。当我反复听完这张专辑时,想起不久前读完的那本《我们台湾这些年》,那些苦涩的记忆不是仅仅属于陈升一个人,更是属于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李小建



陳昇

在音乐领域,但凡一个男人过了不惑、知天命之年,步入怪叔叔、老男人的行列,那心态便真的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起来。除了极少数老气横秋的大叔愈加乖戾、神经质外,极大多数的老男人因浸染了一种叫沧桑岁月的东西而散发出来的魅力,似乎是一般人难以阻挡的。

在摇滚音乐史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被推上巨星、偶像神坛的多是些英年早逝的天才。那些自杀的或早死的摇滚明星身上的光芒耀得已够刺目,但这并不妨碍后来的歌迷为其继续夯实偶像基座、增